

隨侍蔣公回憶

孫碧奇



總統蔣公民國三十八年與菲律賓總統季里諾在碧瑤會談時合影，後排中為本文作者孫碧奇。

民國六十四年四月六日是星期日，我和內子赴雪梨東郊聖公會教堂禮拜。牧師首先說，蔣總統昨晚逝世，深為惋惜。我們事前不知，一

時震驚。牧師說今晨無線電已有報導，消息確實。他旋於祈禱中為總統的安息祝福，全堂教友

交，但是澳洲人仍然記得蔣公德威的感召，欽佩他的偉大。嗣後雪梨僑界先後舉行追悼會，放映喪事電影實錄，以及逝世一週年追思會，中澳人士共同參加，人數衆多，而澳洲政要函電弔唁者亦不在少數。

澳洲朝野感念德威

我幸隸蔣公麟帳，得緣親承訓誨。茲追憶道貫古今，慈輝普照，澤被人羣。

碧瑤會議不忘夜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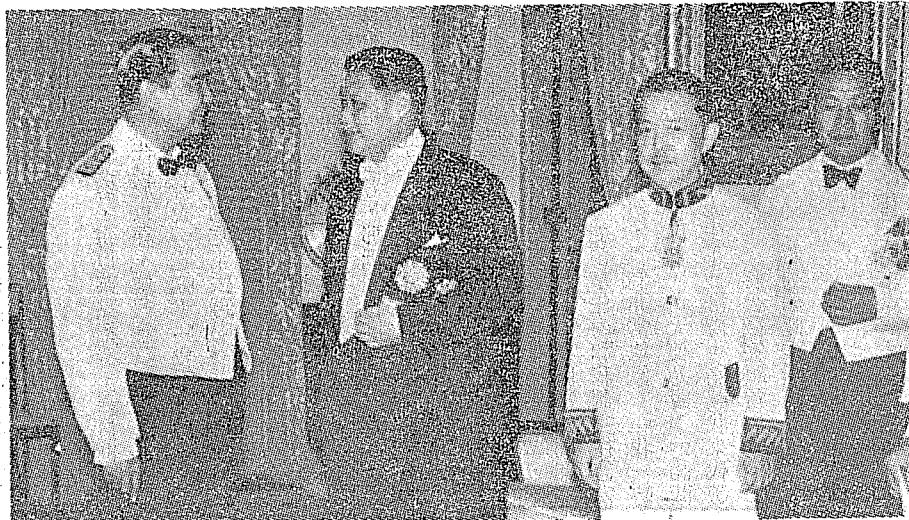
澳洲有識之士多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初，若非蔣公領導中國全國軍民浴血抗戰，牽制日本二百萬大軍於中國戰場，則日本軍閥可以從容南進，征服澳洲易如反掌，再利用澳洲的富裕資源，擴充軍備，將不可想像，而世

界歷史必須重寫。現在澳洲已與中華民國斷絕邦交，但是澳洲人仍然記得蔣公德威的感召，欽佩他的偉大。嗣後雪梨僑界先後舉行追悼會，放映喪事電影實錄，以及逝世一週年追思會，中澳人士共同參加，人數衆多，而澳洲政要函電弔唁者亦不在少數。

民國三十八年初，共匪由徐蚌倖勝南下，四月南京失守，五月上海淪陷，政府遷往廣州，蔣公引退後以中國國民黨總裁身份移駐台北，盱衡全局，籌思挽救危機，決定聯合東南亞及東北亞反共國家，共商大計以維護此一地區的自由民主制度。初步親赴菲律賓晤菲總統季里諾，由駐菲陳大使質平接洽妥當，定於七月十日由台北直飛菲律賓碧瑤山城，舉行會議。當時我任駐菲大使館一等秘書，大使不在任所時暫代館務。經向季里諾總統及菲方高級官員簡報國內情況，告以我方軍事雖受挫折，仍據有東南海疆及西南原野，準備整編反攻，前途大有可爲，將來遠東國

憶同公蔣統總 侍隨

家如何共同防禦赤禍威脅，端賴此次會議的結果等語，旋即商定一切歡迎招待的細節。



本文作者孫碧奇先生（右二）早年奉陪同葉公超部長（左二）代表總統蔣公訪問泰國時留影。

十日晨 蔣公率同王世杰、吳國楨、黃少谷、張其昀、俞濟時、沈昌煥、周宏濤、夏功權諸君飛抵碧瑤，蔣公接受歡迎典禮之後即赴萬松宮行館休息，片刻由侍從人員持一小條出來，要「荒漠甘泉」，當時中菲候值人等不知其為何物

，有人說此似為中國藥材，又有人說他老人家要喝涼水，幸逢中央通訊社王公達君知道此是蔣公最喜愛的讀物，立即去借來呈閱，乃知蔣公珍惜寸陰，勤於靈修。

當晚蒙召見，因我老家在奉化蕭王廟鎮，距溪口二十華里，我家長輩與將府頗有關係，蔣公垂詢甚詳，我謹敬奉答。蔣公問及鄧瞻吳瞻何在？我答稱二家叔孫洞環（鄧瞻）病逝重慶，三家叔孫河環（吳瞻）淪陷上海。又問及家中現有幾人，在何處工作，答畢蒙慰勉有加，我即辭退。若干年後在士林官邸，蔣公又突然問道：「浩如現在何處？」我答堂叔孫星環淪陷於杭州，迄無消息。厥念蔣公日理萬機，所接觸的人數以萬千計，他却對闊別數十年的老友連名號都記得清清楚楚，其記憶力之強，誠異於常人，而念舊情殷，尤深感佩。

接見美使義正詞嚴

此後我調遷海外，未能親承贍教，唯每次回國述職均蒙召見，詳詢工作情況，並加慰勉。五

慈祥的笑容，言談中雙目炯炯，似在搜索來客的心靈深處，使人見而生畏，畏而起敬。每答客問，必胸有成竹，絕不猶豫，任何疑難問題，直切平決裂。美國駐華大使海軍上將賴德奉其政府命令前來轉圜，企圖從中調解。賴德晉見時寒暄畢即稱：「中日關係發生波瀾，殊屬不幸，希望我們大家不必太過緊張。」蔣公說：「請問閣下誰在緊張？是日本政府？美國政府？還是中華民國政府？」賴德答：「周鴻慶事件和日本出售尼龍工廠都無關重要，而台北輿論譁然，似乎大可不必。」蔣公說：「閣下可知日本以尼龍工廠售給中共匪幫，曾經其內閣通過，日本政府蓄意資敵，我國輿論焉能緘默。至於周鴻慶一事，閣下須知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我曾遣送日俘日僑二百萬人安全回國，日本人口稱感激，永世不忘。今天我政府向日本要求遣還周鴻慶一名而竟被拒絕，實在欺人太甚。閣下可能了解我國人民的情緒否？」言時聲色俱厲。賴德無辭以對，敷衍了幾句話就起身告辭，此時蔣公也就轉為和悅，含笑送別。這是我親見蔣公接見外賓時顯示不愉快的唯一的一次。

雖懂英語不露痕跡

十一年我調任外交部情報司司長，例兼外交發言人，常蒙耳提面命。後來又做過一段英文翻譯官，經常隨侍，深知蔣公接待外賓態度和悅，語言謙遜，他保持着國家元首的威儀，同時表現着

說話較長而譯員偶有遺漏的地方，他不立即糾正，而在說下一段之前先將譯員所略去的部份重述一遍，然後繼續說下去，使譯員能够及時更正，而不露痕迹，此乃蔣公對僚屬寬大週致之處，令人五體投地。

蔣公下午見客，每以茶點招待，譯員也被派上一份，但是忙於口譯，無暇兼顧，而他老人家非常客氣，常側身說『吃嘛！』我祇得撿一塊小的點心，囫圇吞棗的吃下去再喝一口茶了事。

通常普通會話，翻譯自較容易。但在大庭廣衆之中，蔣公發表演說，或於宴會之後起立致詞，則不但辭須達意，而且需要通順流利，而事前並無原稿足資參考，那祇好在接到官邸通知之後，小心思考此次蔣公將要說些什麼話，事前略事準備，而免臨時凝滯。

美國前參議員諾蘭夫婦重來晉謁，蔣公暨

夫人邀赴西子灣官邸長談，晚間小宴，有黃大使仁霖與我作陪，席間諾蘭忽云：『閣下的翻譯官（指我）前在駐金山總領事任內和我們交往甚密，他在加州深孚衆望，我們非常欽佩。』我一時覺得非常尷尬，難以出口。黃大使乃說：『諾蘭先生這一段話，孫先生不便翻譯，請讓我來代勞罷。』隨即口譯原意，蔣公微笑領首，並說：『他是我的鄉親。』蔣公如此垂愛，使我感激莫名。

湖山依舊往事榮懷

一九五五年某日行政院長嚴公靜波召見，告以新聞局長沈劍虹兄將外放駐哥倫比亞大使，

蔣公屬意由我繼任，囑預作準備。我答以才輕任重，恐難稱職，唯既蒙青睞，當努力以赴。兩週後靜公又告知沈兄一時尚難成行，我答一切遵命，旋被任出使牙買加，年餘後調駐菲律賓，在職四年經常回國觀見請示。嗣於六十一年調部。此次召見時，蔣公除慰勉外並詢及外交部有無派定職務，其愛護之週至誠無以復加。此次談話間

蔣公忽由身邊取出絨線小帽戴上，又以絨毯覆蓋胸前，似有感冒，而其健康亦似不如往昔，爲之戚然。殊不料此即最後一次的觀見。嗣我以屆齡循例退休，復爲衣食重出國門，後竟在海外暱悉六十五年同台拜謁靈寢，湖山依舊，歲月無情，仰瞻遺容，默思往事，不覺熱淚盈眶！

蔣公逝世的噩耗。

中外文庫 之二十二 同光風雲錄 邵鏡人著

定價伍拾元，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

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本書評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，始自曾國藩，殿以袁世凱，共錄曾國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駱秉章、沈葆楨、彭玉麐、李鴻章、鮑超、曾國荃、郭嵩壽、曾紀澤、張曜、蔣益澧、陳國瑞、程學啟、劉銘傳、岑毓英、張樹聲、郭松林、聶士成、吳棠、劉坤一、劉永福、馮子材、唐景崧、端方、李慈銘、洪鈞、張佩綸、張之洞、袁昶、翁同龢、于式枚、梁鼎芬、詹天佑、王闔運、康有爲、梁啟超、章炳麟、林紓、嚴復、陳衍、辜湯生、鄭孝胥、樊增祥、易順鼎、陳漢章、蘇玄瑛、劉師培、黃侃、趙熙、朱祖謀、王國維、吳梅、楊圻、張謇、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。